



落款而
時有臥病
梧桐山下

王孝唐已
年勿



年勿

J222.7
424

南
著

羈旅

病中 民日 記

河
北
教
育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当代书画家艺术丛书: 李世南 / 李世南书绘—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1999

ISBN 7-5434-4057-1

I. 当… II. 李… III. ①汉字—书法—作品—中国—现代②中国画—作品—中国—现代IV.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45483 号

当代书画家艺术丛书

病中日记 李世南

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深圳兴裕印刷制版有限公司制版

787 × 1092 毫米 1/64 2.5 印张 25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 1-2000 定价: 38 元

ISBN 7-5434-4057-1/I · 561

简 历

李世南，浙江绍兴人，1940年生于上海。十六岁支边西安当工人，业余师从石鲁、何海霞。84年调湖北文联任专业画家，91年调深圳画院。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

弁 言

癸酉大病之后，我便深居简出。这一半原因是由于腿脚不便，多少有点无奈；另一半则因了感慨生命的脆弱，得抓紧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在尔今这个社会里，真正隐于市大概是没有的。

这样，在四年里我除了画画、看书和写了一本回忆录《狂歌当哭——记石鲁》，便是记日记。在寂坐中，写日记几乎已经成了自我对话的最佳方式，否则跟谁去吐露这些心曲呢？于是我的日记中自然免不了许多自己看看、笑一笑、叹口气的东西，还有一些只能永远带走的心思。

我的日记中还对交往中一些我感兴趣的人物略作记录，等将来我们这一代人化成了烟，或许可以让后人从这些零零碎碎的记录和描述中，如看皮影戏一般，看到一些影影绰绰飘忽而过的人物，那也是很有趣的事儿。

我更多的是记自己作画的过程，譬如怎么忽然想到的，怎么画以及体会和心得。因为我觉得与其说由别人来分析研究一个画家，不如画家将自己作画过程的前前后后实实在在地记录下来，那才是最真实的，可以避免许多华而不实的谬

词，或者隔靴搔痒的猜测，甚至牛头不对马嘴的误读。

今年秋天，子康约我参与他编的这套丛书。画是已经有的，只欠缺文字。于是我便想到从自己的日记里选取一些可以让人看看的片段，或可作为对我关心的朋友们的一份回答。

至于书名，我的好友聂雄前君说，叫《羁旅》吧。我觉得好，“羁旅”就是寄居做客的意思，我有一方闲章“过客”，正合了这个意思。古人早就感叹“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”，“人生忽如寄，寿无金石固”，在这行色匆匆的旅途中，有形无形的种种羁绊又无所不在，我的这些日记，当可看做是这一段羁旅中的浮光掠影。

1997年岁末于深圳梧桐山下一叶庐

羁旅

——病中日记选

1993年

4月29日

天上下着蒙蒙细雨。

下午出院，被扶回天景花园。

景物依旧，而我不复是昨日的身躯矣！

4月30日

又躺在自家的床上了。这一个月，就像做了一场噩梦。昨天半夜醒来，望着窗外陌生的天空，隐隐的有颗星星在忽闪忽闪，我恍然记起它来，它是那么亲切，那么可爱。

我真是不敢回想那个可怖的晚上，似乎一切都是那么混乱而混浊。我被七手八脚从

黑洞洞的六楼上抬下来。楼梯在旋转，我觉得整个身子像倒竖着坠入了无底深渊。四周漆黑，我的脑子却一片空白。终于到楼下了，一股清凉的空气扑面而来，我深深吸了一口气。就在被抬上救护车的间歇，我扭动了一下脑袋，看看楼宇和天空。天快亮了，天亮之前是最寂静的时候，也最美。

忽然，我发现天边还有一颗很小很小的星，一闪一闪，忽明忽暗，它离开我那么遥远。我从来未曾注意过这样微小的星，这一瞥却永远深深地留在了心里。

我现在回想起来，都无法相信，那一刻我居然还有心思去欣赏那么一颗微不足道的星星。我这才体会到，人在濒临死亡的时候，并不都是怀着恐惧，其实依然能感觉到一份美丽。

5月1日

今天拄着拐杖走到画桌前，坐下来。满

目是厚厚的灰尘和蛛网，恍如隔世。我轻轻抚摸着画毡，好像对着久违了的老友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桌上堆着一叠信，也有电报。其中一封是鲁萌发来的：

人在重病的时候，总有几分狼狈，几分尴尬，几分恐惧。我也曾有过，也曾让病态的想像挤压生存的空间，这时真正的救主是意志，是自我相信的意志。朋友们仍在做着南柯梦，幻想着能在大自然中拥有一间同自然对话的小屋，惟愿那时我们都健康快乐，我们终会健康快乐的。为了这一天，我们得治病，得耐心休息。勿此祝好……

我不禁苦笑起来，这样的時候，发出这样充满诗意的电报，除了鲁萌，还能有谁呢？

又拆开一封电报，依旧是鲁萌的，代表武汉的一圈朋友：

这是一场挑战。你的画超凡脱俗，你的境界也会超凡脱俗。我相信你能泰

然处之，治而不乱。志扬：无以表达揪心，只有默默祈祷。家琪：人在这个时候，最需要的是信心，不是悲痛。晓芒：这件事使我感到震惊和心痛，但是我相信你的意志能使我们恢复到正常心态，你一定能站起来。尚扬：积极治疗加上乐观和信心，你就会立于不败之地。因等肖帆耽搁了几天，没有及时给你带去朋友们的祝福，大家从一开始就在我身边，你知道的。萌萌。

读着这封电报，我的心不是在流泪，是在淌血。离开湖北的这些朋友，是我一生中无可弥补的损失。

6月18日

贺友直老师十三日来信中写道：

听到你病了的消息，有的传说更可怕。今早中流打电话，才得知你患脑血栓，已经出院了。心上石头这才落下。

病来了，这是给你严重的警告：今后马虎不得。你曾说过，将来退隐回绍兴，现在是二十世纪，渊明先生种菊东篱是什么朝代？当前种种大潮，无论你深藏地下多少尺，都能把你冲出来，关键是你自己的心里要有一块宁静的世界。深圳这地方气候热，气氛也热，望多多保重！

这短短几句话，竟使我呆了半晌。

8月16日

上午，小明陪孟奇、进安来看我。自从病了以后，许多朋友来宽慰我，甚至素不来往的同行和前辈，也托人捎来问候，这使我感到意外，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独。正谈话间，来了电话，是鲁萌轻柔的声音，可是有点疑疑惑惑的样子，直到听清楚我的声音，她才抽泣着说，原来前几天在武汉听有人说我死了，她顿时嚎啕失声，又不

敢打电话来证实这个噩耗。半晌，她呜呜咽咽地说道：“如今朋友们各奔东西，为什么大家要分开啊……”这句话如箭穿心。我是朋友中第一个离开武汉的，第一个离开了那么多爱我的朋友们，现在是罪有应得！放下电话，我久久说不出话来，终于控制不住内心的愧疚与悔痛，在客人面前咽泣起来。

9月4日

今天接到子建的来信。在住院的时候，子建带了他写的《李世南的水墨世界》样书来给我，当时我刚刚从昏迷中醒来，他俯在我枕旁，一页一页地翻给我看，这使我无比欣慰。我对他说，我一点儿也不后悔！真的，不后悔。人总是有得有失，何况我的身子右边没事，还能画画，这是天不绝我啊！

子建这封信写得很长：

李老师：

您好！暑期在深圳看见您身体康复得很好，情绪也不错，令人欣慰。说真的，您除了手脚略有不便，一切都同病前没有什么两样。说话的语气又同以前差不多了，我把这看成是一种真正源于内心健康的标志。疾病教给人的不是退缩，恰恰是一种参悟，是一种生命的紧迫，是教我不再耽于无限的虚澹中，而需在有限中去设计自己。世上再没有比做个艺术家困难的事了，你若做不出意义来，就是一个最无用的人，这简直有些像在赌博，不成功，就是失败。您是谁？在我看来，李世南就是一个终身在奋斗的苦闷中、磨难中、进取中受着煎熬的人，这大概是一种宿命观。我已看出，您只要一旦完全恢复，您就会又生出“狂思”与“野心”的。对于本性而言，疾病仅仅只是外部条件，既可以利用也是可以排除的，只要一天不弃绝所

执着的事情，就会循以往的选择继续下去。我是希望您永远做一个对艺术执着的人。

疾病为您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机会，能停下来冷静地将过去与未来作一番回顾与设计，其实是一次难得机缘。人是无法一味疯狂地永远跑下去，那样会精疲力竭的。“提名展”适时地为您在近十年中国画坛上卓越的成就作了肯定，这简直是对您人生的一种划分，成功与疾病结伴而至，这就是命运吗？辉煌与灾难同时站在您面前，您是应该哭还是应该笑？您是一个最令我覺得神奇与神秘的人物，您所面临的选择都好像是一个故事，这是上天赋予您的魅力。我们都相信，这次疾病于您并非是灾难，未必不是一种先兆，预示着您的艺术将开始又一个新的辉煌，生命的大悲极苦，总是平庸无法相比的。作为艺术家，您应接受上天的这种安排，静心调养，以

待康复。俗话说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

.....

子建

1993年8月29日

我把这封信抄下来，看做是一份珍贵的友谊与鼓励。他对我的了解是因为他对艺术同样有着死命的执着。不过大病之后的我，心态有点像个过来人，成就与否，都不再那么令我神往。

9月7日

“死”过一次之后，就知道生命是何等脆弱，不堪一击。想做的事，该做的事，就得赶紧去做。

最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把跟石鲁学画的那些经历写下来，以了却我对老师的一份心愿。如果那个晚上醒不过来，我会怎样抱憾

终生。这十几年来，还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得了石鲁在我心中的位置，特别是在迷路的时候，真想立刻跑到他那里去，他嘿嘿一笑，一两句话就能将我点化了……这种思念日复一日，几乎变成了渴念。过去没有时间写，将来一旦身体康复了，又静不下来，现在不写，更待何时。

今天立刻从过去的一堆笔记本里找出三本有关的记录。当时用染衣服的煮青泡制的钢笔水，现在已褪成酱油似的颜色，在那本烫印着毛主席头像的红塑面笔记本里，还居然夹着一片有老师为我示范的残绢。摩挲着这些旧物，我仿佛刚从老师那里回来，使我不能自己。此刻，我心里更加清楚，我现在该做什么！

9月9日

今天写完回忆石鲁的第一篇文章。我欣喜地发现自己的思维居然没有受到一点儿影

响，而且在寂寥中，往事变得更加清晰起来，这不禁使我大受鼓舞。

对我来说，惟有做到如实记录。真实是回忆录的生命。我多么庆幸自己还保留着这些老师的讲授记录，而且在屡次搬迁中，安然无恙，完好无损，真是苍天有眼。有了这些当时面对面的记录，起码我不会由于追忆而造成对老师原话的歪曲。可惜那时记得太少，没有想到那么多，等想到时，已是后悔莫及。世界上许多事情就是这样，近在身边，唾手可得的，往往就不知道珍惜。好在我也无意把它写成一本传记，这不是我要做的事，也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。倘若我的这些文字能给研究石鲁的人提供一点切实的材料，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，吾愿足矣！

9月15日

整整半年没有动笔了。下午H先生来请教用笔之道。我的左手无力支撑，只好坐着